

山药蛋大叔

周永胜

“大叔,山药蛋多少钱一斤?给往家送不?”

“整袋买八毛,零买一块二。往家送还得等一会儿。”

山药蛋大叔是个近五十岁的庄稼汉,听口音不是本地人。为方便讨价还价,买菜的时候,我总习惯地对他们有个称呼:大爷、大娘、大叔、大婶、大姐、大哥,按年龄叫就行。一来不降低自己什么,再说,人家耳根子一热,态度好不说,便宜一两毛也是常有的事。

今天这位山药蛋大叔有点眼生。他面孔清瘦,眼神自信、动作麻利,不一会儿就将一堆菜摆放得井然有序。品红色的西红柿、墨翠色的黄瓜、黄绿色的生菜、紫绛色的茄子、白青色的豆角……我眼花缭乱地看着,什么都鲜生生的,什么都让人垂涎三尺。

装山药蛋的塑料袋是透明的,紧紧凑凑地垛在那里,有五十多袋吧。想必山药蛋大叔老早就来了。透过塑料袋看过去,里面布满蒸出来的小水珠,山药蛋个头也不小,只是上面粘的土也不少,让人心里不舒服。

“大叔,山药蛋上那么多土,算分量吧。能不能把土抠一抠?”

“不抠,买就买,不买就拉倒。”大叔回

答得痛快,也让人生气。

“我是买山药蛋,又不是买你的土。”我没好气地顶撞。

“山药蛋就是个土里的东西,带点土正常吧,又不是我给粘上去的。昨天下午地里淋了一场雨,老天爷给的。想抠让老天爷抠去,我没那闲功夫。”大叔火性性地说道。

“那能不能少算二斤?”我推着眼镜问。

“一两不少。我说你这个人,带点土怎么了?药死你了?洗洗不就完了?又不是我故意的。人是从娘胎里出来的,带着骨头带着肉,也没见谁说少上一丁点儿。山药蛋带点土还是高看你了,让你亲近亲近大自然。你看眼前这一堆,哪个不是从土里钻出来的。不从土里钻出来,它们会有这么鲜亮吗?”

山药蛋大叔嗓门老高,跟人吵架似的。我脸一红,紧张地瞄了一下周围,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要不,人们还以为我欺负他呢。他顿了顿接着说:“我们村这山药蛋可见过大世面,东南亚、欧洲的人都吃,不信你去问问。”

这大叔话匣子一打开,就像他的山药蛋一样,骨碌碌地倒了一地,还个顶个的。但谁知道他的话真不真,我还真能去外国

问问啊。

大叔看出了我的质疑,他毫不含糊地说:“你怀疑我行,可不能怀疑我们村的山药蛋。这山药蛋是外国人寻上门的,是他们求我们卖的。”他一脸诚恳,眼角的皱纹刚毅地扩向两鬓短短的黑发,一件半袖的深色汗衫在汗渍里早已变成了浅灰色。

大叔不再理我,开始一刻不停地张罗着,一会儿擦擦西红柿,一会儿给黄瓜洒洒水,看上去,每样东西在他手里都爱不释手,像他水灵灵的儿女们。大叔的一番话在我心里扎了根,我对他的态度也渐渐有所好转,原先的火气悄悄溜走了。

“大叔,山药蛋怎么能跟人比呢?”

“记住,小伙子,什么东西都能跟人比,什么东西都有来头,都有出处,这出处就是你的家、你的根。山药蛋带点土,说来不应该,那也是自然的,就算它不忘本吧。你说呢?”

我恍然大悟。自己一个大学生,在单位总是自持清高,工作时挑挑拣拣,就连买袋山药蛋还要让人家抠土,让人家送到家里,怎么就忘了自己也是农民出身?大清早的,我的身上一阵燥热,汗珠顺着脸颊滚了下来。小时候,我常常跟父亲到田间地头。每每歇下时,父亲就指着那片硕大的土地说,这就是我们的命根子呀!而

今,这命根子丢哪了?

“山药蛋整袋买六毛,零买一块!保送回家!”

我偷偷瞧着卖山药蛋的大叔,他正用生硬的普通话打手机,说的字比他的山药蛋还大,又笨又急,让人听着别扭。不过,意思也能明白个一二三。他话音一落,就指着我说:“孩子,有比我便宜的,你过去看一看,比一比,市场经济嘛。再说,你上班赚钱不容易,我是比别人贵了两毛,你能省就省点。省个路费,能多回家看看。我这几袋山药蛋,不愁处理。你要现在买,我还能说了算。你也听到了,再过一阵阵,有人就全拉走了,就是刚才那个电话要的。”山药蛋大叔语气坚决,不容置疑。

我蹲下来,挨个摸着那足有拳头大小的山药蛋,用手指在上面捅了一下,凑上去狠狠用鼻子嗅着,那泥土的芳香让我有点陶醉。

我不再迟疑,也没有理由迟疑,连忙说:“大叔,我要,我要一整袋。”

“那你等一等,让我媳妇给你送到家去。”

“不用,大叔。我也是农村出来的,这点活儿我能干。”说完,我扛起一袋往家里走去。
(作者单位:西曲选煤厂)

诗人

张慧娟

空无一人的地铁
开往
不知名的方向
擦肩而过的陌生人
行色匆匆

每个人都是诗人
有的
用文字表述
有的
用生命呈现

粗旷的文笔
细腻的文风

这一夜
窗外下起了大雪
雪地上
写下你的名字
渐渐
消融

(作者单位:屯兰选煤厂)



吃饺子了

杨英娥(太原公司)



家庭

一屋烟火 半橱旧忆

梁燕

周末闲来无事,翻箱倒柜给家里做了次大扫除。在厨柜最深处,竟翻出一摞蒙着薄尘的锅碗瓢盆——搪瓷碗印着安全生产知识竞赛的字样,不粘锅贴着职工趣味运动会的标签,连那口砂锅,都是当年迎新春节文体活动的奖品。还有成套的杯子,玻璃碗……擦去浮尘,看着这些印着单位标识的物件,心头忽然漫过一阵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慨。

这些锅碗瓢盆,没有精美的包装,却件件都藏着一段鲜活的记忆。记得那年安全生产知识竞赛,为了拿到一等奖的这口不粘锅,我抱着题库背了好几个晚上,决赛时和对手抢答到最后才险胜。领奖品

那天,同事们围着看,有人打趣说“这下回家炒菜都有动力了”。还有那套搪瓷碗,是职工趣味运动会上拔河比赛的纪念奖,我们部门十几个人喊着口号齐心协力,虽然只拿了参与奖,可捧着碗回办公室的路上,大家笑得比拿冠军还开心。

刚领回家时,这些物件都是我的“心头好”。不粘锅煎鱼不粘底,砂锅炖排骨格外香,搪瓷碗则成了盛汤的专用碗,每天在厨房里叮当作响,盛满了三餐的烟火气。后来日子久了,家里添了不少新式厨具,这些带着活动印记的锅碗瓢盆,便被渐渐挪到了橱柜深处,蒙上了时光的灰尘。

如今再次拿起,指尖抚过碗底模糊的活动名称,仿佛又看到了当年活动现场的热闹:拔河时涨红的脸庞,抢答时举起的手臂,领奖时灿烂的笑容。原来,这些看似普通的锅碗瓢盆,早已不是简单的生活用品,而是一段段岁月的见证,是和同事们并肩欢笑的印记,是藏在烟火气里的温暖旧时光。

我没有把这些旧物件丢掉,而是仔细擦拭干净,重新摆进了橱柜。或许它们不会再被天天使用,但每次打开柜门看到它们,就会想起那些在单位里一起奋斗、一起欢笑的日子,想起那些闪闪发光的、平凡又珍贵的时光。
(作者单位:屯兰矿)